



行刊屋書家作

野
艸

目次

野 洲

題辭	一
秋夜	七
影的告別	二一
求乞者	二四
我的失戀	二七
復讎	三〇
復讎(其二)	三三
希望	三六
雪	四〇

.....
好的故事.....	七
過客.....	五〇
死火.....	三二
狗臉駝背.....	五
失掉的好地獄.....	四
墓碣文.....	六〇
頹敗續的顫動.....	六二
死後.....	六
這樣的戰士.....	七
聰明人和傻子 和奴才.....	七
臘葉.....	八一
淡淡的血痕中.....	八三
一覺.....	八五

題辭

當我沈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牠曾經存活過。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牠還非空虛。

生命的混濁染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牠的生存。當生存時，還是將運踐踏，將運剷削，直至於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我自覺我的豐盈，但我曾惡感這豐盈在貧瘠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進行，奔突；巖石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燒盡樹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暗幽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讎，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爲我自己，爲友與讎，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常常未嘗生着，還實在其死亡與朽腐裏去。

去罷，野草，連着我的精魂！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魯迅記於廣州之白雲樓上。

秋夜

在冷清的夜裏，可以聽見蟋蟀的聲響，一陣秋風吹過，還有一株也是銀樹。

這上面白夜的天空，像透明的水晶，星星像那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心靈都不看見。他這東西卻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團裏的野花草上。

野
我不知識那些花草真有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會

許她款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胡蝶亂飛，蜜蜂那唱起春詞來了。她子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果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果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那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強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垂着，譏定他從打藥空竿梢所得的哀鳴，而重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然。使天空揚揚地直映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窮得發白。竟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離開果樹，只將月亮剩下一。然而月亮也靜悄悄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蒼蒼的太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着許多藍惑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闖進自己的房。巨大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上了了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了了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次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還是昨晚替換的罩。雪白的紙，摺出波浪般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梳子。

猩紅的梳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葱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醒來截斷我的心緒，看看老字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白雲飛去的。只有那隻小蟲特別大，顯身的時候，蒼翠時可愛，可惜……

我打一個呵欠，
點起一支紙烟，
讀着短章，
想這秋風吹散這些蒼翠精緻
的葉穗們。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影的告別

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就會有影子告別，說出那些話——

有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去；有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去；有所不樂意的在你創造的這世界裏，我不願去。

野
然而你就我所不樂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願往。

我不願意！

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傍徨于無地。

紳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願徬徨于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裏沉沒。

然而我終於徬徨于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我姑且舉灰黑的手裝作喝乾一杯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進行。

嗚乎嗚乎，倘有黃昏，黑夜自然會來沉沒我，否則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現在是黎明。

朋友，時候近了。

我將向黑暗裏徬徨于無地。

你這刻薄的贈品。我能獻你甚麼嗎？無已，則仍是黑暗和虛空而已。但是，

我願意只是黑暗，或者會消失于你的白天；我願意只是虛空，決不佔你的心地。

我願意這樣，朋友

我獨自遠行 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裏。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求乞者

我順着倒塌的高牆走路，踏着鬆的灰土。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微風起來，露在牆頂的瓦片的瓦條滑溜地滾來，乾枯的葉子在牆頭上搖動。

微風起來，瓦條都是灰土。

一個孩子向我滾來，他躲着灰土，也不覺得悲戚，而擱着盛頭，喘着哀呼。

我厭惡他的聲調，態度。我曾經能並不悲哀，近於兒戲；我討厭他這這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微風起來，瓦條都是灰土。

一個孩子向我滾來，他躲着灰土，也不覺得悲戚，而擱着盛頭，喘着哀呼。

手勢。

我就憎惡他這手勢。而且，他或者並不啞，這不過是一種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無布施心，我退居於布施者之上，給與煩膩，疑心，憎惡。

我順着順風的泥路走。新牆邊有牆缺口，牆裏面沒有什麼。微風起來，送秋寒穿透我的夾衣，更添卻是灰土。

我想着我將用什麼方法求乞：發聲，用怎樣聲調？裝啞，用怎樣手勢？……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

我將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將得到自居於布施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

我將用無所為和沈默求乞！……

我至少將得到煩膩。

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的失戀

——擬古的新打油詩——

我的所愛在山腰；

想去尋她山太高，

低頭無法凝沾袍。

愛人贈我百蝶巾，

回她什麼：貓頭鷹。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令我心驚。

我的所愛在鬧市；

想去尋個人擁擠，

仰頭無法淚沾耳。

愛人給我幾張圓；

問我什麼：冰糖壺盧。

從此就敢不理我，

不知何故分使我胡塗。

我的所愛在河濱；

想盡法使河水深，

不至使法淚沾襟。

愛人贈我金鑽案；

國通打緊：發汗集。

從此消除不理我，

不知何故？更我神經衰弱。

我給所說在豪家；

想去試過兮沒有汽車，

搖頭無法淚如麻。

愛人贈我玫瑰花；

回贈什麼：赤練蛇。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白頭去罷。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

復 讎

人的皮膚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鮮紅的熱血，就循着那後面，在比密密層層地爬在牆壁上的槐蠶更其密的血管裏奔流，散出溫熱。于是各以這溫熱互相蠱惑，煽動，牽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擁抱，以得生命的沈酣的大歡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銳的利刃，只一擊，穿透這桃紅色的，菲薄的皮膚，將見那鮮紅的熱血液箭似的以所有溫熱直接灌漑殺戮者；其次，則給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而其自身，則永遠沉浸于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

這樣，所以，有他們倆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對立于廣漠的曠野之上。

他個個都來擁抱，將要滾滾……

路人們從四面奔來，密密層層地，如飛鳥騰上懸崖，如馬蟻要扛蠶豆。衣服都漂亮，手有血色。然而從四面奔來，而且拼命地伸長頸子，要賞鑒這擁抱或殺戮。他們已經意識着事後的自己的舌上咸汗或血的鮮味。

然而他們仍站着，在廣漠的曠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擁抱，也不殺戮，而且也不見有擁抱或殺戮之意。

他們倆這樣地至于永久，圓活的身體，已將乾枯，然而毫不見有擁抱或殺戮之意。

野
路人們于是乎無聊；覺得有無聊鑽進他們的毛孔，覺得有無聊從他們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鑽出，爬滿曠野，又鑽進別人的毛孔中。他們于是覺得喉舌乾燥，鬚子也乏了；終至於面面相覷，慢慢走散；甚而至於居然覺得乾枯到失了生趣。

於是只剩下廣漠的曠野，而他們倆在其間裸着全身，捏着利刃，乾枯地立着

；以死人似的眼光，賞鑒這路人們的乾枯，無血的大戰，而永遠沉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復讎 (其二)

因為他自以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釘十字架。

兵丁們給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慶賀他；又拿一根葦子打他的頭，吐他，屈膝拜他；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

看哪，他們打他的頭，吐他，拜他……

他不肯喝那用沒藥調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樣對付他們的神之子，而且較永久地悲憫他們的前途，然而讎恨他們的現在。

四面都是敵意，可悲憫的，可咒詛的。

丁丁地響，釘尖從掌心穿透，他們要釘殺他們的神之子了，可憫的人們呵，

希望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頭髮已經蒼白，不是很明白的事麼？我的手顫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麼？那麼，我的魂靈的手一定也顫抖着，頭髮也一定蒼白了。

然而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燄和毒，恢復和報讎。而忽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

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豈不知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但以爲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硬的胡蝶，暗中的花，貓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雖然是悲涼漂渺的青春罷，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聽到 Potiti

Sander (1823-49) 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麼？是媚妓：

她對誰都盡感，將一切都獻給；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

你的青春——她就棄掉你。

這偉大的抒情詩人，匈牙利的愛國者，爲了祖國而死在可薩克兵的矛尖上，已經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詩至今沒有死。

但是，可憐的人生！傑蘇英勇如 *Begegnung*，也終於對了暗夜止步，回顧着茫茫的東方了。他說：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一「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爲身外的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的遲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現在並沒有星和月光，沒有僵硬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愛的翔舞。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掃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那裡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

和愛的夢，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並且沒有真的暗夜。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暖國的雨，向來沒有錢邀冰冷的堅硬的燦爛的雪花。博識的人們覺得他單調，他自己也以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潤美豔之至了；那是還在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脣形的臘梅花；雪下面還有冷綠的雜草。胡蝶確乎沒有；蜜蜂是否來采這些花蜜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彷彿看見冬花開在雪野中，有許多蜜蜂忙碌地飛着，也聽得他們嗡嗡地鬧着。

孩子們呵着凍得通紅，像紫芽藍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塑雪羅漢。因為不成功，誰的父親也來幫忙了。羅漢就塑得比孩子們高得多，雖然不過是上小下

大的一堆，終於分不清是壺盧還是羅漢，然而很潔白，很明豔，以自身的滋潤相黏結，整個地閃閃地生光。孩子們用龍眼核給他做眼珠，又從誰的母親的脂粉奩中偷得胭脂來塗在嘴唇上。這回確是一個大阿羅漢了。他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紅地坐在雪地裏。

第二天還有幾個孩子來訪問他；對了他拍手，點頭，嘻笑。但他終於獨自坐着了。晴天又來消釋他的皮膚，寒夜又使他結一層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樣，連續的晴天又使他成爲不知道算什麼，而嘴上的胭脂也褪盡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後，卻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黏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爲屋裏居人的火的溫熱。朔方，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爛地生光，如包圍火團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瀟灑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在無邊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風箏

北京的冬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又於晴朗的天空中，兩邊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戰寒暑和悲哀。

故鄉的風箏時節，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仰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還有寂寞的瓦片風箏，沒有風輪，又放得很低，伶仃地顯出憔悴可憐模樣。但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發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我現在在那里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蕭殺，而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卻就在這天空中蕩漾

野

了。

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不愛，並且嫌惡他，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時大概十歲內外罷，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歡風箏，自己買不起，我又不許放，他只得張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遠處的蟹風箏突然落下來了，他驚呼；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躍。他的這些，在我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見他了，但記得曾見他在後園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去，推開門，果然就在塵封的什物堆中發見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着。大方凳旁靠着一個胡蝶風箏的竹骨，還沒有糊上紙，凳上是一對做眼睛用的小風輪，正用紅紙條裝飾着，將要完工了。我在被發覺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我即刻伸手折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論長幼，論力氣，

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面得到完全的勝利，於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裏。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

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理論兒童的書，纔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於是二十多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墜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墜下去了。

但心又不覺墮下去而至斷絕，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墮着，墮着。

我也知道補遺的方法的：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們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早已有鬍子了。

我也知道還有一個補遺的方法的：去討他的寬恕，等他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麼，我的心一定就輕鬆了，這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滿劃了許多「生」的辛苦的皺紋，而我的心很沉重。我們

漸漸曉起兒時的舊事來，我便敘述到這一節，自說少年時代的胡塗。「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說了，我即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

「有這末樣的事麼？」聽聽他微笑着說，就像旁聽着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不記得了。

全然忘卻，毫無怨恨，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謊罷了。

我還從尋求什麼呢？我的心只得沉實着。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空曠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絲也帶着不可捉摸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蕭殺的嚴冬中去罷，但是霜雪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好的故事

燈光漸漸地縮小了，在黃昏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亮老牌，早露得燈罩很昏暗。飄動的繁響在四近，煙草的煙氣在身邊：是昏沉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椅背上，捏着「初學記」的手擺在膝髁上。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野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閃閃又展開去，以至燦無窮。

鮮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鵝、鴨和枯樹、老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飄着的衣裳，和帽，蓬蓬，天

、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近於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燄。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輩。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刺奔迸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裡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

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故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凌亂，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繁縟的影子攔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墜地的「初學記」，眼前還懸着幾點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問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了書，欠身伸手去取筆，——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過客

時：

或一日的黃昏。

地：

或一處。

人：

老翁——約七十歲，白鬚髮，黑長袍。

女孩——約十歲，紫髮，烏眼珠，白地黑方格長衫。

過客——約三四十歲，狀態頗強，眼光陰沈，黑鬚，亂髮，黑色

短衣褲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腋下掛一個口袋，支着彎身的竹杖。

東，是幾株雜樹和瓦礫，西，是荒涼破敗的叢莽；其間有一條似路非路的痕迹。一間小土屋向這痕迹開着一扇門；門側有一段枯樹根。

（女孩正要將坐在樹根上的老翁攙起。）

翁——孩子。喂，孩子！怎麼不動了呢？

孩——（向東望着，）有誰走來了，看一看罷。

翁——不用看他。扶我進去罷。太陽要下去了。

孩——我，……看一看。

翁——唉，你這孩子！天天看見天，看見土，看見風，還不夠看看麼？什麼

也不比這些好看。你偏是要看誰。太陽下去時候出現的東西，不會給你什麼好處的。……還是進去罷。

孩——可是，已經近來了。阿阿，是一個乞丐。

翁——乞丐？不見得罷。

（過客從東面的雜樹間踉踉走出，暫時躊躇之後，慢慢地走近老翁去。）

客——老丈，你晚上好？

翁——阿，好！託福。你好？

客——老丈，我實在冒昧，我想在你那兒討一杯水喝。我走得渴極了。這地方又沒有一個池塘，一個水窪。

翁——唔，可以可以。你請坐罷。（向女孩，）孩子，你拿水來，杯子要

洗乾淨。

（女孩默默地走進土屋去。）

翁——客官，你請坐。你是怎麼稱呼的。

客——稱呼？——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只一個人，我不知道我本來叫什麼。我一路走，有時人們也隨便稱呼我，各式各樣地，我也記不清楚了，況且相同的稱呼也沒有聽到過第二回。

翁——阿阿。那麼，你是從那里來的呢？

客——（略略遲疑，）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邊走。

翁——對了。那麼，我可以問你到那里去麼？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邊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來到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邊去。（西指，）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個木杯來，遞去。）

客——（接杯，）多謝，姑娘。（將水兩口喝盡，還杯，）多謝，姑娘。這

過

真是少有的好意。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

翁——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是沒有好處的。

客——是的，這於我沒有好處。可是我現在很恢復了些力氣了。我就要前去

客——。老丈，你大約是久住在這裏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麼一個所在麼？

翁——前面？前面，是墳。

客——（詫異地，）墳？

孩——不，不，不的。那裏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常常去玩，去看

他們的。

客——（西顧，彷彿微笑，）不錯。那些地方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

我也常常去玩過，去看過的。但是，那是墳。（向老翁，）老丈，走完了那墳地

之後呢？

翁——走完之後？那我可不知道。我沒有走過。

客——不知道！

孩——我也不知道。

翁——我單知道南邊，北邊；東邊，你的來路，那是我熟悉的地方，也許倒是于你們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據我看來，你已經這麼勞頓了，還不如回轉去，因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沈思，忽然驚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二道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睚外的眼淚。我會惡他們，我不回轉去！

翁——那也不然。你也會聽見心底的眼淚，爲你的悲哀。

客——不。我不願看見他們心底的眼淚，不要他們爲我的悲哀！

翁——那麼，你，（搖頭，）你只得走了。

不下。可憐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舉起一足給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夠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裏呢？可是我也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我只得喝些水，來補充我的血。一路上總有水，我倒也並不感到什麼不足，只是我的力氣太稀薄了，血裏面太多了水的緣故罷。今天連一個小水窪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緣故罷。

翁——那也未必。太陽下去了，我想，還不如休息一會的好罷，像我似的。

客——但是，那前面的聲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聲音麼？

翁——是的。他似乎曾經也叫過我。

客——那也就是現在叫我的聲音麼？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過幾聲，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

就記不清楚了。

客——唉唉，不理他……（沈思，忽然喚驚，傾聽着。）不行！我還是走的好。我息不下。可恨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準備走路。）

孩——給你——遞給一片布，（裹上你的傷去。）

客——多謝。（接收。）姑娘。這真是……這真是極少有的好意。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就斷斷坐下，要將右腳在膝上，）但是，不行！（竭力站起，）姑娘，還了你罷，還是裹不下。況且這太多的好意，我無法感激。

翁——你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沒有好處。

客——是的。這於我沒有什麼好處。但在我，這布施是最上的東西了。你看，我全身上可有這樣的。

翁——你不要當真就是。

客——是的。但是我不能。我怕我會這樣：倘使我得到了誰的布施，我就更

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自看見；或者咒詛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但是我還沒有這樣的力量；即使有這力量，我也不願意她有這樣的境遇，因為她們大概總不願意有這樣的境遇。我想，這最穩當。（向女孩，）姑娘，你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點了，還了你罷。

孩——（驚懼，退後，）我不要了！你帶走！

客——（似笑，）噫哦，……………因為我拿過了？

孩——（點頭，指口袋，）你裝在那里，去玩玩。

客——（頹唐地退後，）但這背在身上，怎麼走呢？……………

翁——你息不下，也就背不動。——休息一會，就沒有什麼了。

客——對咧，你息。……………（默想，但忽然驚醒，傾聽。）不，我不能！我還

是走好。

野
翁——你總不願意休息麼？

客——我願意休息。

翁——那麼，你就休息一會罷。

客——但是，我不能……。

翁——你總還是覺得走好麼？

客——是的。還是走好。

翁——那麼，你也還是走好罷。

客——（將腰一俯）好，我告別了。我很感謝你們。（向着女孩，）姑娘，這

還你，請你收回去。

（女孩驚懼，斂手，躲身進上屋裏去。）

翁——你帶去罷。要是太重了，可以隨時拋在墳地裏面的。

孩——（走向前）阿阿，那不行！

客——阿阿，那不行。

翁——那麼，你掛在野百合，野蔷薇上就是了。

孩——（拍手，）哈哈！好！

客——哦哦……

（極暫時中，沈默。）

翁——那麼，再見了。祝你平安。（站起，向女孩，）孩子，扶我進去罷。你看，太陽早已下去了。（轉身向門。）

客——多謝你們。祝你們平安。（徘徊，沈思，忽然喫驚，）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還是走好罷……（即刻昂了頭，奮然向西走去。）

（女孩扶老人走進土屋，隨即闔了門。過客向野地裏踉蹌地闖進去，夜色跟在他後面。）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

死 火

我夢見自己在冰山間奔馳。

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凍雲瀰漫，片片如魚鱗模樣。山麓有冰樹林，枝葉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墜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無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卻有紅影無數，糾結如珊瑚網。我俯看脚下，有火燄在。

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枝，尖端還有凝固的黑烟，疑這纔從火宅中出，所以枯焦。這樣，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

瓶
化在無邊藍影，像這綠谷成紅翠秋色。

哈哈！

火
當我動心時候，本就要看快離激起的浪花，洪爐噴出的紅燄。不但愛看，還想看看。可這風雨那息變幻，永無定形。雖然從處又得見，卻不留下怎樣一定的現象。

死的火，現在你得到了你了！

我拾起死火，正要細看，那冷氣已把我的指頭凍了，但是，我竟熬着，將他塞入衣袋中間。冰谷四面，登時完全雪白。我一兩眼裏竟走出你冷冰冰的眸子。

我俯身，摸出一縷黑煙。上升如銀線。火谷周圍，又登時滿有紅燄流動，如大火燒，照得包圍。我低頭一看，死火已經燃燒，燒壞了我的衣裳。流在冰地上。

「噢，朋友！你用了你的溫暖，將我驚醒了。」他說。

我連忙和他招呼，問他名姓。

「我原先被人送到這冰谷，」他答非所問地說，「遺棄我的早已滅亡，消盡了。我也被冰凍凍得委死。倘使能早給我溫暖，或者早給我燒起，我不久就須滅亡。」

「你的醒來，使我歡喜。我正想找出這冰谷的方法；我願意帶你去，使你永不冰結，永得燃燒。」

「唉唉！那麼，我將燒完！」

「你的燒完，使我惋惜。我便將你留下，仍在這裡罷。」

「唉唉！那麼，我將凍滅了！」

「那麼，怎麼辦呢？」

「但你自己，又怎麼辦呢？」他反問。

「我說過了：我要出這冰谷……。」

「那我就不如燒完！」

他忽而躍起，如紅彗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有大石車突然馳來，我終于墮死在車輪底下，但我還來得及看見那車就墜入冰谷中。

「哈哈！你們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說，彷彿就願意這樣似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狗的駁詰

我夢見自己在陸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

一條狗在背後叫起來了。

我傲慢地回顧，叱咤說：

「吠！住口！你這勢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還接着說，「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麼！」我氣憤了，覺得這是一個極端的侮辱。

「我慚愧我終于還不知道分別銅和銀；還不知道分別布和綢；還不知道分別

官和民；還不知道分別主和奴；還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我們再談談……」他在後面大聲挽留。

我一徑逃走，儘力地走，直到逃出夢境，躺在自己的床上。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失掉的好地獄

我夢見自己躺在牀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獄的勞苦。——我聽得那叫喚無不低微，然有秩序，與火燄的熱氣，油油的沸騰。那天的震顛和靜鳴，這感靜心的大樂，布告三界：地下太平。

有一偉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麗，慈悲，遍身有大光輝，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

「一切都已完結，一切都已完結！可憐的鬼魂們這那好的地獄失掉了！」他悲憤地說，於是坐下，講給我一個他所知道的故事！

「天地作蜂蜜七的時候，就是魔鬼戰勝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一權的時候

• 他收得天國，收得人間，也收得地獄。他于是親臨地獄，坐在中央，遍身發大光輝，照見一切鬼衆。

「地獄原已廢弛得很久了：劍樹消卻光芒；沸油的邊際早不騰湧；大火聚有時不過冒些青煙，遠處還萌生曼陀羅花，花極細小，慘白可憐。那是不足爲奇的，因爲地上曾經大被焚燒，自然失了他的肥沃。

「鬼魂們在冷油溫火裏醒來，從魔鬼的光輝中看見地獄小花，慘白可憐，被大盡惑，倏忽間記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幾多年，遂同時向着人間，發一聲反獄的絕叫。

「人類便應聲而起，仗義執言，與魔鬼戰鬥。戰聲遍滿三界，遠過雷霆。終于運大謀略，布大網羅，使魔鬼並且不得不從地獄出走。最後的勝利，是地獄門上也豎了人類的旌旗！

「當鬼魂們一齊歡呼時，人類的整飭地獄使者已臨地獄，坐在中央，用了人

頸的威嚴，叱咤一切鬼衆。

「當鬼魂們又發一聲反獄的絕叫時，即已成爲人類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淪的罰，遷入劍樹林的中央。」

「人類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獄的大威權，那威稜且在魔鬼以上。人類于是整頓廢弛，先給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章；而且，添薪加火，磨礪刀山，使地獄全體改觀，一洗先前頹廢的氣象。」

「曼陀羅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樣沸；刀一樣銛；火一樣熱；鬼衆一樣呻吟，一樣宛轉，至于都不暇記起失掉的好地獄。」

「這是人類的成功，是鬼魂的不幸……」

「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尋野獸和惡鬼……」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墓 碼 文

我夢見自己正和墓碼對立，讀着上面刻的辭。這墓碼裏面沙石所成的，刻着很多，又有苔蘚叢生，僅存有限的文字！

「……于浩歌狂熱之際中流，于大劫亂世之前，于……」

；于無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爲長蛇，自天而下，不以其人，自聖其我，於以類類。……」

「……離開！……」

我繞到碼後，纔見墳墳，不葬草木，且已朽爛，在風中呻吟，窸窣死屍，

臉紅似霞，中氣必好。而臉上卻絕不顯衰頹之狀，但淺淡如燦然。

……這聲中不及還身，然而已看見吳福臨那的殘存的文句！

「……決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酸楚，本味何能知？……」

「……痛楚之表，徐徐食之。然我心已破碎，本味又何由知？……」

「……你……你……你……你……」

我驚聲呼喚。雖然我已空墳中坐起，口唇不動，然而說——

「待我成塵時，你且見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回頭，生怕看見他的追隨。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頰敗線的顫動

我夢見自己在做夢。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卻有一間在深夜中緊閉的小屋的內部，但也看見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

板桌上的燈罩是新拭的，照得屋子裏分外明亮。在光明中，在破榻上，在初不相識的坡毛的強悍的肉塊底下。有瘦弱渺小的身軀，爲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而顫動。弛緩，然而尙且豐腴的皮膚光潤了；青白的兩頰泛出輕紅，如鉛上塗了胭脂水。

燈火也因驚懼而縮小了，東方已經發白。

然而空中還瀰漫地搖動着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的波濤……

「媽！」約略兩歲的女孩被門的開闔聲驚醒，在草席圍着的屋角的地上叫起來了。

「還早哩，再睡一會罷！」她驚惶地說。

「媽！我餓，肚子痛。我們今天能有什麼喫的？」

「我們今天有喫的了。等一會有賣燒餅的來，媽就買給你。」她欣慰地更加緊捏着掌中的小銀片，低微的聲音悲涼地發抖，走近屋角去一看她的女兒，移開草席，抱起來放在破榻上。

「還早哩，再睡一會罷。」她說着，同時抬起眼睛，無可告訴地一看破舊的屋頂以上的天空。

空中突然另起了一個很大的波濤，和先前的相撞擊，回旋而成旋渦，將一切并我盡行淹沒，口鼻都不能呼吸。

我呻吟着醒來，窗外滿是如銀的月色，離天明還很遼遠似的。

我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卻有一間在深夜中緊閉的小屋的內部，我彷彿在這裏在繞着飛渡。可共夢的年代隔了。必經了。屋內的門兒竟輕輕地開了，我與共夢年的夫妻，一羣小孩子，都輕輕地湧進對面一個垂老的女人。

「我們沒有看見人，只是因為你。」有人忽然說道。「否則以爲你來了。」
其實正是密語了，倘不知小時候能如何好！」

「使我發展一些請就在此。」女的說。

「這事我說了去。」男的說。

「我發覺了這道理。」男的說，指着那女子。

「這事我說了去。」男的說，這時便向空中一揮，彷彿一柄鎗刀，大聲說

道：

「這事我說了去。」

那垂老的女人已坐在那裏，發出一任，發着低低不靜。在多時候，聲音靜

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來了。她開開板門，邁步在深夜中走出，遺棄了背後一切冷罵和毒笑。

她在深夜中儘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頭上只有高天，並無一個蟲鳥飛過。她赤身露體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剎那間照見過往的一切：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于是發抖；害苦，委屈，悲累，于是癡癡；愛；于是平靜。……又于一剎那間將一切併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讐，養育與殘酷，記起與忘記……她于是舉兩手儘量向天，目唇間瀰出人頭獸的，非人間所有，所感無窮的言語。

這通人與無窮的言語，……她那偉大如石像，然而已經荒廢的，頹敗的身軀的全面震動了。顫動點點如魚鱗，每一鱗都起伏如潑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顫，彷彿颯風雨中的荒海的波濤。

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無詞的言語也沉默盡稿，惟有顫動，輻射着太

陽光，愜容的，在得瓦面行走。如習風扇，滄澀鏗鏘于漆漆的甬路。

拋下魔了，自己卻如這終日的陽光，拋在瓦面上。的這像，就舉起這瓦蓋公之之力，要將這十分沉重的手移開。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死 預想這一切了，就自己就在證實這預想。

聽不到步聲，走路無聲。一個開着車從我的兩邊推過，大約是重載的，軋軋地響得人心煩，還有些牙齒酸。這聲音刺眼鮮紅，一定是女湯上來了。這天，我的臉是過東的。但都還沒有什麼關係，河和陸地，人聲，看熱鬧的，他倆隨着發士拿，飛騰我的鼻孔，使我想打噴嚏，終於沒打，還是想打的心。

陸陸續續地又，腳步聲，都到近旁就停下，還有更多的說話聲。看的人多起來了。忽然忽然聽聽裏面他的議論。重個時想，我生存時說的什麼比什麼一笑的部，大概是虛心之論罷。幾死，就說了什麼了，從而還是想，你偏要等水的結論，歸納起來不還是這樣！——

「死了？……」

「噲。……」

「呵！……」

該「死在這里」的這里。我被翻了幾個轉身，便覺得向上一舉，又往下一沉；又聽得蓋了蓋，釘着釘。但是，奇怪，只釘了兩個。難道這里的棺材釘，是只釘兩個的麼？

我想：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釘子。真是完全失敗，嗚呼哀哉了！……

「氣悶！……」我又想。

然而我其實却比先簡已經寧靜得多，雖然知不清埋了沒有。在半背上觸到草席的條紋，覺得這屍衾倒也不惡。只知道是誰給我化錢的，可惜！但是，可惡收斂的小子們！我背後的小衫的一角皺起來了，他們並不給我拉平。現在抵得我很難受。你們以為死人無知，做事就這樣地草率麼？哈哈！

我的身體似乎比活的時候要重得多，所以壓着衣皺便格外的不舒服。但我想，不久就可以習慣的；或者就要腐爛，不至於再有什麼大麻煩。此刻還不如靜靜地靜着想。

一搖。實在使我煩厭得不堪，——不堪之至。

忽然，一陣風，一片東西從上面蓋下來，他們就一同飛開了，臨走時還說——

「惜哉！……」

我憤怒得幾乎昏厥過去。

木材摔在地上的鈍重的聲音同着地面的震動，使我忽然清醒，前額上感着席的條紋。但那蘆席就被撤去了，又立刻感到了日光的灼熱。還聽得有人說——

「怎麼要死在這裡？……」

這聲音離我很近，他正彎着腰罷。但人應該死在那裏呢？我先前以為人在地上雖沒有任意生存的權利，却總有任意死掉的權利的。現在纔知道並不然，也很難適合人們的公意。可惜我久沒了紙筆；即有也不能寫，而且即使寫了也沒有地方發表了。只好就這樣地拋開。

有人來擡我，也不知道是誰。聽到刀鞘聲，還有巡警在這裏罷，在我所不應

「您好？您死了麼？」

「您一瞬間就耳鳴聲言。靜眼看時，却比那些書齋書齋的體外的水不冷，不見得有二十多天了，問過是那一副老樣子。我又滑着六面的壁，被買家毛貓，而直覺沒有加過一點聲，繼續地是繼續的。」

「那不聽事，那不要緊。」他說，「這打個開時藍色的包袋來。」這其間被公羊停，應着黑日本，給一袋袋了。您這下能罷。這是……」

「那？」我詫異地看定他的眼睛。說，「你莫非真地……您了？你看我這模樣，還要看看那明板？……」

「那可以看看，那不要緊。」

我前刻問上眼睛，因為對他很煩厭。停了一會，沒有聲息，他大約走了。但是似乎一個黑貓又在驢子上爬起來，終於爬到牆上，只繞着眼眶轉圈子。

萬分對人，這事，是死掉之後還會變化的。忽而，有一種力將我的心酌平。這衝動，多麼地敬重眼前了。幾位朋友就我安樂，幾個離散就我滅亡。我之是是既不愛，也不誠意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來，卻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現在又都一散，這歸敵也不使知道，不肯贈給他們一點惠而不費的歡欣……

我變得在快意中要哭出來。這大概是我死後第一次的哭。

然而終於也沒有眼淚流下，只看見眼前彷彿有火花一閃，我於是坐了起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這樣的戰士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鎗的；也並不疲倦如中緬綠營兵而却佩着盒子鎗。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磨鐵鎗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擊斃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點點，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口，正如酸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種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種外套，繡出各式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

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們都同聲立了誓詞說：他們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別的偏心的人類兩樣。他們都在胸前放着護心鏡，就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證。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發顛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野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旗幟，各樣的外套……

紳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死，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

在這樣的情況裏，誰也不聞戰叫：太平。

太平……。

但他舉起了投降！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誇苦。只要這苦，且只這這樣苦一日，他過到一個聰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說，眼淚聯成一線，就從眼角上直流下來。「你知道的。我所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喫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這一餐又不過是高梁皮，連豬狗都不要吃的，尙且只有一小碗……。」

「這實令人同情。」聰明人也慘然說。

「可不是麼！」他高興了。「可是做工是晝夜無休息的：清早擔水晚燒飯，上午跑街夜磨麵，……洗衣裳雨裏傘，多燒汽鑪夏打扇。半夜裏煨銀子，侍候主人

要錢；頭錢從茶沒分，有時還挨皮鞭……。」

「噢噢……。」聰明人歎息着，眼圈有些發紅，似乎要下淚。

「先生！我這樣是敷衍不下去的。我總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麼法子呢？……」

……」

「我想，你總會好起來……。」

「是麼？但願如此。可是我對先生訴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經舒坦得不少了。可見天還沒有滅絕……。」

但是，不幾日，他又平起來了，仍然尋人去訴苦。

「先生！」他流着感淚說，「你知道的。我住的簡直比豬窩還不如。主人並不將我當人；他對他的叭兒狗還要好到幾萬倍……。」

「混帳！」那人大叫起來，使他喫驚了。那人是一個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間破小屋，又溼，又陰，滿是臭蟲，睡下去就暖得真可以。穢氣衝着鼻子，四面又沒有一個窗……。」

「你不會要你的主人開一個窗的麼？」

「這怎麼行？……」

「那麼，你帶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動手就砸那泥牆。

「先生！你幹什麼？」他大驚地說。

「我給你打開一個窗洞來。」

「這不行！主人要罵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來呀！強盜在毀咱們的屋子了！快來呀！遲一點可要打出窟窿來了！……」

……他哭嚷着，在地上團團地打滾。

一羣奴才都出來了，將優子趕走。

聽到了喊聲，慢慢地最後出來的是主人。

「有強盜要來毀壞我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來，大家一同把他趕走了。」他恭敬而得勝地說。

「你不錯。」主人這樣誇獎他。

這一天就來了許多愛國的人，聰明人也左內。

「先生。這回因為我有功，主人誇獎了我，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有先見之明……。」他大有得意洋洋的高興地說。

「可不是麼……。」聰明人也代為高興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臘 葉

燈下看雁門集，忽然開出一片歷歷的楓葉班。

這使我記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石多半潤滑，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楓樹也變成紅色了。我曾繞樹徘徊，細看葉片的顏色，當他青蔥的時候是從沒有這麼注意的。他也並非全樹通紅，最多的是淺綠，有幾片散在鮮紅地上，還帶着淺圓濃綠。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着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我自念：這是癩葉呵！便替他摘了下來。夾在剛纔買到的雁門集裏，大概懸想這將墜的被蝕而變色的顏色，誓為保存，不即與癩葉一同飄散罷。

但今夜他卻黃蠟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復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

過幾年，舊時的顏色在我記憶中消去，怕連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夾在書裏面的原因了，將墜的病葉的斑斕，似乎也只能在極短時中相對，更何況是蔥鬱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樹木也早經禿盡了；楓樹更何消說得。當深秋時，想來也許有和這去年的模樣相似的病葉的罷，但可帶我今年竟沒有賞玩秋樹的餘閒。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淡淡的血痕中

——紀念幾個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

目前的造物主還是一個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變地異，卻不敢毀滅一個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卻不敢長存一切屍體；暗暗地使人類流血，卻不敢使血色永遠歸穢；暗暗地使人類受苦，卻不敢使人類永遠記得。

野
他專爲他的同類——人類中的怯弱者——設想，用廢墟荒墳來襯託善屋，用時光來沖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青的苦酒，不太多，不太多，以能微醉爲度，遞給人們，使飲者可以醉，也可以醒，也如睡，也如醉，若有知，若無知，

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須有勇氣也欲生，他還沒有泯盡人類勇氣。

幾片廢墟和幾根荒草散佈地上，映以淡淡血痕；人們都在其間咀嚼着我
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棄，以為究竟勝於空虛，各自稱為「天之僂民」，
以作咀嚼着我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藉解，而且懷息靜待新的悲苦的到來。新的，
這就使他們恐懼，而又渴欲相避。

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這樣。

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着，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
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堆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
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再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
造物主的良民們。

造物主，怯弱者，羞慚了，於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於是變色。

（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這機負了墮下炸彈的使命，像學校的上課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飛行。每聽得機件摩擦空氣的聲音，我就感到一種輕微的緊張，宛然目覩了「死」的襲來，但同時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實在。

這約聽到一二爆炸聲以後，飛機嗡嗡地叫着，冉冉地飛去了。也許有人死傷了罷，然而天下卻似乎更顯得太平。窗外的白楊的嫩葉，在日光下發烏金光；榆葉榆花比昨日開得更稠更漫。收拾了散亂滿牀的日報，拂去昨夜聚在書桌上的着白的微塵，我的四方的小書齋，今日也依然是所謂「窗明几淨」。

這又是一個早晨，我手裏編譯着英文讀本讀完了我這裏的青年作家的文稿了；我

要全都給一個清潔。我照舊靜靜地看下去，這些不肯塗脂抹粉的，不飾的魂靈，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們是純粹的，是純真的，——阿，然而他們青癩了，呻吟了，憤怒，而且終於相斃了，你的可愛的青年們。

魂靈被風沙打攪得狂暴，因為這世人的魂靈，我愛這世的魂靈；我願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深淵的名園中，奇花是湖濱，紅頭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遙，鶯啖一聲，白雲鬱然而起……這自然使人神往的罷，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

我忽然記起一件事：兩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學的教員預備室裏，看見進來了個並不熟識的青年，默默地給我一包書，便出去了，打開看時，是一本「淺草」。就在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許多話，阿，這贈品是多麼豐饒呵！可惜那「淺草」不再出版了，似乎只成了「沈鐘」的前身。那「沈鐘」就在這風沙瀕洞中，深深地在大海的底裏寂寞地鳴動。

野薔薇了幾乎致命的挫折；還要開一朵小花，我記得託爾斯泰會受了很大的感動，因此寫出一篇小說來。但是，草木在旱乾的沙漠中間，拚命伸長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來造成碧綠的森林，自然是爲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勞結渴的旅人，一見就怡然覺得遇到了暫時息肩之所。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洗鐘」的「無題」——代啓事——說：「有人說：我們的社會是一片沙漠。——如果當真是一片沙漠，這雖然荒蕪一點也還靜謐，雖然寂寞一點也還會使你感覺着莊。何至於像這樣的混沌，這樣的陰沈，而且這樣的駭奇變幻！」

是的，青年的魂靈屹立在我眼前，他們已經想透了，或者說要想透了，然而這些流血和哭痛的功績，因爲便更覺得是苦人所，是在人割着。

在編校中夕歸居然面下，幾次給我接讀的光。名譽的春在眼前一一馳去了，身外但有昏黃環繞。我疲勞着，捏着紙煙，在無名的思想中靜靜地合了眼睛。

看見很長的夢。忽而驚覺，身外也還是環繞着昏黃；烟篆在不動的空氣中上升，如幾片小小夏雲，徐徐幻出難以指名的形象。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

印 圖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著 作 人

魯 迅

發 行 人

姚 蓬 子

發 行 所

作 家 書 屋

重 慶 白 象 街 八 十 八 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米 色 軟 紙 本 每 冊 十 元
土 紙 本 每 冊 七 元 五 角

三 十 二 年 二 月 滄 一 版

封底